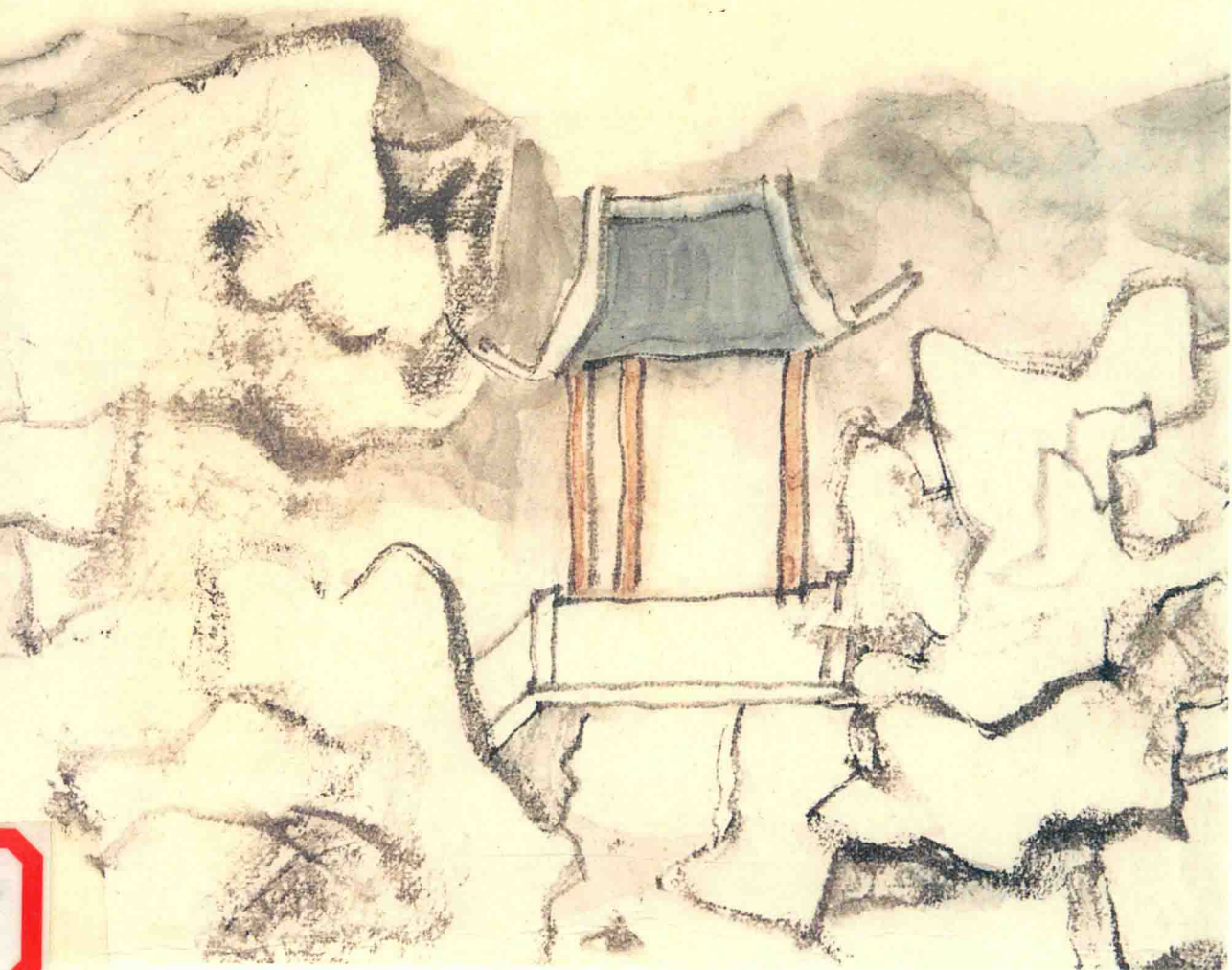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观艺术丛书

青山行远

金心明·著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

大观艺术丛书

青山行远

金心明·著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青山行远 / 金心明著. — 南昌 : 江西美术出版社,
2011.12

(大观艺术丛书)

ISBN 978-7-5480-0920-7

I. ①青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金心明—生平事迹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2481号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
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

策 划 大观书屋

责任编辑 陈 东

装帧设计 陈 旭

青山行远

QINGSHAN XINGYUAN

作 者 金心明

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南昌子安路66号

印 刷 北京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 40千

图 片 200幅

印 张 12.5

书 号 ISBN 978-7-5480-0920-7

定 价 78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6-2011-37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自序	\4
状态	\9
时光	\57
心境	\129
沟通	\163

大观艺术丛书

青山行远

金心明·著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青山行远 / 金心明著. — 南昌 : 江西美术出版社,
2011.12

(大观艺术丛书)

ISBN 978-7-5480-0920-7

I. ①青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金心明—生平事迹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2481号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
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

策 划 大观书屋

责任编辑 陈 东

装帧设计 陈 旭

青山行远

QINGSHAN XINGYUAN

作 者 金心明

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南昌子安路66号

印 刷 北京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 40千

图 片 200幅

印 张 12.5

书 号 ISBN 978-7-5480-0920-7

定 价 78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6-2011-37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自序	\4
状态	\9
时光	\57
心境	\129
沟通	\163

从齐白石说起（代序）

文 / 金心明

小时候，在火柴盒上看齐白石的虾、青蛙、小鸡，觉得墨色好看、清新、可爱。

后来学画，学《芥子园》，那些树石，皴法，仕女什么的，就不再觉得齐白石的画有多么好了，嫌太简单，不够难，没有挑战性。

再到后来，小朋友学画学齐白石，老年人学画学齐白石，就更加地疏远他了。那两笔三刷的，心里不屑，小儿科，太没追求了。

而今自己也学了三四十年的画，东涂西抹的，作了很多的探索。说快乐也好，痛苦也好，估计今生也就只能做画画这么一件事了。于是，再仔细地看看齐白石。一个是阿西编的《齐白石精品集》；一个是浙江美术馆展的北京画院藏品。

齐白石和我一样，一辈子没做什么别的营生，几乎都在画画，从小开始，仕女、山水、花卉、鸟兽，应有尽有。一方面是兴趣，一方面是谋生。做喜欢的事，还能活命，和现在的我们一样。

他在前面几十年的艺术探索上，也很苦恼，走不出路，内心很挣扎。

一个农民，却追求文人画的旨趣。他不太看得上匠画，什么四王，元四家，宋画，在他眼里似乎都和工匠差不多。“四百年来画山水者，余独喜玄宰、阿长，其余虽有千岩万壑，余尝以匠家目之。时流不誉余画，余亦不许时人。固山水难画过前人，何必为。时人以为余不能画山水，余喜之。”“余少时不喜名人工细画，山水以董玄宰、释道济外，作为匠家目之，花鸟徐青藤、释道济、朱雪个、李复堂外，视之

勿见。”“余自少至老不喜画工致，以为匠家作，非大叶粗枝、糊涂乱抹不足快意。学画五十年，惟四十岁时戏捉活虫写照。”虽然如此，他还是在早年画了大量的仕女和工虫，这种无奈，这种取悦于人的索求，可以想见的苦痛。

不知是他的眼格天生高，还是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工匠，耻于和匠人为伍？或许还是后者的成分多一些。齐白石的追求，虽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存压力下，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世俗历练。难能可贵他那颗不受束缚、自由散漫的心，表现在他的画笔下那荦荦大方的墨色和线条。不言，自现光芒。不肯委屈了自己，岂能迁就于他人？于是，“余作画数十年，未称己意，从此决定大变。不欲人知，即饿死京华，公等勿怜，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。”

“获观黄瘦瓢画册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，无超凡之趣，决定大变，人欲骂之余勿听也，人欲誉之，余勿喜也。”就这样，齐白石作为一个“凡人”开始了“超凡”的艺术探索。基于他多年在画画这条路上的苦苦摸索，终因“未称己意”，走投无路，心灰意冷之后，“决定大变”。关键在于，此时的齐白石已经做好了铺垫，毅然决然地走向“自问快心”的解脱之路上去了。管你喜欢不喜欢，我就这样了。于是，他的天马行空，横涂竖抹，势不能挡。竟如飞蛾扑火，快何如哉？也或许，没有前面几十年的焦虑、抗争、痛苦、和愤懑，一再地表态，一再地失望，究竟不能走到涅槃的边缘，也就无缘最后的蜕变。

回到了孩童的状态。“不画未见之物”，这是齐白石的原则，是“实事求是”的原则。不造，不作。不再迷信任何的古人 and 今人，哪怕是宋元，只选不多的几个孤傲不羁的叛逆者为心仪的对象，终生崇拜，视为己身。齐白石跳出自己，审视，看到了历史长河中自己孤寂蹉跎的身影。

没有了哪怕一丁点的所谓的艺术追求。无为的心是真正自由的心，自由的心是真正创造的心。作为、卖画、勤奋、积极、任性、张扬、世俗、怪诞，这种种的作为都是齐白石的“自由”，看不见的“作为”，不自觉的“作为”。写诗，没了辞藻；画画，不见矩矱；作书，恣意纵横。当时的画坛大佬们，个个肩负文化责任，历史使命，从老祖宗那几根线条里读到了千头万绪的文脉。战战兢兢，诚惶诚恐地享受着古人的赐予。于是，“时流不誉余画”。于是，余绍宋斥齐白石画为“恶”。在那些世家名门的学人眼里，学问，平和，正统，有为，无疑是立身之本，生存之道，岂可毁伤？

齐白石的解脱，是彻底的，是“直指人心”的，是通俗易懂的，是为大众所喜见的。他不经雕琢的天性，灵光一闪，直接通向了“心底澈明”的“无挂无碍”。

从齐白石的身上观照自己，就像齐白石看八大、石涛一样，看到了太多的感悟。自己这么些年在画画上的努力，显得异常的苍白和乏味。我的骨子里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，是那种看到田地，闻到柴火都会莫名激动的农民。一个自由不能束缚的灵魂，学得跟大家一样，苦苦追寻高贵繁华的影子，攀爬那空中的楼阁。四望，诗情画意、飘飘欲仙、如梦如幻、海市蜃楼。我不敢确定，自己是否真正属于这里，因为害怕失去这足可留恋的良辰美景。人的贪欲，无穷的魔窟。铅华洗去，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副什么皮囊。

我是怎样的一个自己？终究将回到哪里？

或许，我这些年所谓成熟的画，也该走到尽头了罢。只是，我还不知道该去向何方。踟蹰前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，心的归宿，即是画的归宿。

子游为我做这本画册，罗列这些作品，可以清晰地看透我自己这么些年来试图在画画上鼓努为力的历程。“山鸡自爱其羽”，自己执着于画画这件事，满足着我作为社会人的虚荣心，不能自拔。我是这个社会的一枚棋子，学了一门画画的技术，做着一个人“有用的人”的样子，得着意，忘了去想，那归去的路。

其实，我们的生活中，引领我们的路标无处不在，只是，我们不作迟疑的眼睛却轻易看不见它。

我总觉得，出书也好，办展览也好，其实都是做给自己看的。书还没出，自己先看到了诸多的问题，让我思考到平时思考不到的犄角旮旯。要算的话，这才是真正的收获。

权作如是想。



金心明，1970年生，浙江义乌人。先后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、中国美术学院。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；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、浙江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；浙江画院、西泠书画院特聘画师。现任职于浙江省文化馆视觉艺术中心。

状态

画画就像写日记一样，记录每天的所思所想。

我是一个混沌不开的人。很多的事都弄不明白，很多的人也都结交不起来。直觉得画画这档子事，也心存疑虑，有许许多多的不能解说之处。不明白，向左了怎么就不能向右？不明白，向前了怎么就不能向后？不明白，积极了怎么就不能消沉？不明白，高雅了怎么就不能低俗？不要这勇往直前地追求“成功”，也不要那义无反顾地维护“主张”。在这些约定俗成的“规则”之外，我们还有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存在。



画画是一种生活的状态

时间 / 2009年3月10日

地点 / 湖墅画舍

受访者 / 金心明

采访者 / 鲍洪权

鲍：你从事绘画是你父亲安排的？

金：是的。我父亲是油漆匠，会塑佛像，也爱好画画，年轻的时候还考过美院。在我稍稍长大一点之后，他就把自己的绘画理想全部倾注到了我身上。我呢，懵懵懂懂的，谈不上喜欢，也谈不上不喜欢。他引导我从小走画画的路，教我练字，欧阳询的《九成宫》、《皇甫碑》，教我临摹连环画、《芥子园画谱》，王叔晖的《西厢记》，背《千家诗》，还有包括各种各样与绘画有关的东西跟我交流。记得从我十岁开始，带我来杭州，去西泠印社，还给我请文化馆的老师，参加各种比赛，很多年，基本上在接受我父亲的这些灌输和熏陶。一直到后来读大学，完了之后参加工作，到他过世。父亲过世以后，我自己好像才真正静了下来，能领会一些画画的事了，才真正算是走上了这条路，和画画这件事绑在了一起。我和我父亲，说起来冥冥当中好像是做了角色的转换，他走了，我来了。

我父亲是2003年去世的，我自己认为我的画是2004年才“简单”起来的，或者说找到了一些自己的东西。原来总感觉有一个人指引着你，有一双眼睛注视着你，到后来，拉你的这个人消失了，突然间发觉路原来是要你自己去闯的，要自己去作出判断，就是用脑子想问题，用脑子想画画是怎么回事。

所以我自己说，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自己。很多东西你想了之后，已经不是自己了，可能想到的都是人家，别人的看法，或许你想到的是“宋元”，想

到的是“明四家”，这些都不是你自己，真正是你自己的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。

鲍：什么都不想，那现在画画是一种习惯还是什么？

金：现在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工作。其实说“纯粹”还谈不上，绘画还充当着社会角色。是一种平常的状态，自然地流露，坚持的东西会越来越少。我曾经跟人说过，图式化未必是一件坏事，可以让你把心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，少“折腾”形式。

鲍：我喜欢你有篇文章对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的理解，写得蛮深刻的。

金：我一直有这个思考。现在是追求实用主义的年代，什么都强调功利，其实很多时候，艺术毁就毁在“实用”手里，很可怕。我文章中说的是作为艺术家不要太追求名利的东西，大家都舍不得这点位置和名声，谁也不愿意做一个“没用的人”。艺术一旦追求功利心，或者说追求太多，包袱太重，一个是走不远，还有一个是深入不进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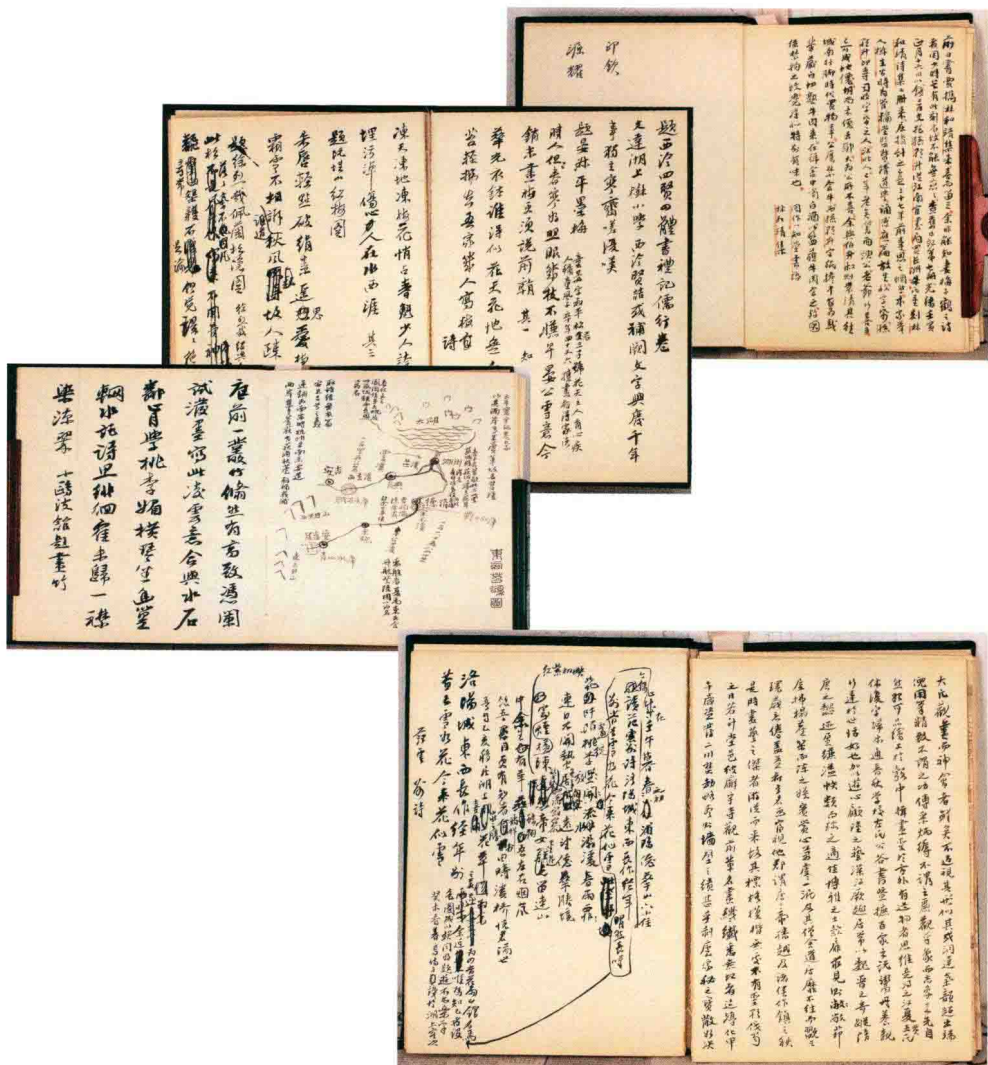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要做到“无用”确实很难，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，必须讲究规则，讲求生活的法度，人与人在一起，事与时在一起就复杂化了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从内心来讲，肯定会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在，肯定是有这种愿望的，应该追求的是自我的东西，或者就是深入的东西，本质的东西。

鲍：所以你会说，大家都拼命地去当什么“主任”啊，什么“长”呀。

金：逃脱不了。在这之前，2003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终结线，我以前很积极，后来很“消极”。有一次张捷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那个时候不好的时候，就是自己非常痛苦的时候，画的是有颜色的。状态好了以后，反而不用颜色，都是黑白的了。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蛮到位的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后来理解是，到底哪些东西是自己真正想要的？我开始想这个问题了，这可能也是跟年龄有关吧，开始反省属于自己真实的那面了。

鲍：你说2003年是一个分界线，以前你在拼命地寻找，很积极？

金：对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，这个勤奋也包括我特别听话，父亲叫我干什么，我会认命去干。但这么多年努力之后，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发现可能也就这么回事，你再努力还能怎么样，人就是人嘛，你得承认你自己是人，能走到哪一步？差不多。然后开始停止脚步，我能不能停下来，不这样，试试看？所以我印象最深的是，2005年的名家展，开始画那批“不带任何理想”的画。要以前的话，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展览，我可能会去看大量的画册，去琢磨该怎么画，我要画出来跟人家不一样，然后去构思，去找空白点，很辛苦。那个时候什么愿望都有，一张画里面可能会有一百种想



我的笔记本 18cm×27cm×4 纸本墨笔 2008

法，走不出来，理不出一个头绪。然后，等到我画那套《四时花雨》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面突然间倒塌了，我不去想了。

鲍：是不是感觉不那么焦虑了？

金：对！画那套东西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自然、顺手，怎么顺手怎么来，很真实地流露。就是原本我用10分的力气，我现在可能用5分、6分，而以前画画是10分的力气，用12分。

鲍：我们聊聊高家吧，读你的《高时丰〈悼唐夫人诗书画册〉》一文让我落泪，非常感动。